



修譜經驗談

◎ 金門縣采風文化發展協會監事／黃奕展

兒時，每逢家中有祖先之忌日或清明時節祭掃祖墳，慈親都會一一細述先人之生平事蹟或是拿出家譜，談論祖墳之座向、典故及祖先所遺勸勉兒孫之話語，斯時童稚無知，未能體會母親之用心，年紀稍長又負笈渡海求學，薰沐慈恩無形教誨之機會漸少，待學業完成返鄉任教，原以為可以有充裕的時間來記錄母親之口述，豈料蒼天不仁，先慈竟於我返鄉後的第3年棄養，頓時失去了口述歷史的來源，使我警覺收集家族史料之迫切，遍尋被家族所珍藏之家譜竟然無法知其去向，於無奈下，只好轉而尋求本房家譜，當我見到本房家譜時，竟是一本殘破不堪的古冊及滿盒子的紙屑、紙釘，為了不願放棄任何蛛絲馬跡，花了幾個夜晚不眠不休的用縫衣針逐一展開每一紙釘，結果得到的只是一些零碎不全的殘缺資料，因此驅動了我收集族譜及整理族譜之動機，廿餘年來雖未能有所成就，但亦頗有心得。

修譜之初，以僅存之殘破舊譜為基礎，開始從自家之歷代祖先牌位逐一抄錄，首先記下牌面之祖先名諱、匹配及孝男之名字，再打開夾層抄寫其生卒年月日時、墓葬、座向、子女等詳細資料，作為墳補殘缺及新增部分，與繪製世系表之依據，如此一家抄過一家，即抄即整理，以便了解新增資料能否與舊譜相銜接，很快地本柱之資料就抄錄完畢，如此一柱接著一柱，一房又一房，只要確知任何房屋有供奉神主牌，經徵得主人同意，即可為其抄錄整理，不數月留居本社者大抵完成，眼見譜之型制大體完成，內心之欣喜實非外人所能體會。

譜之初稿經一再審視，發覺遺漏尚多，究其原因不外下列數項：一、族人外遷他社，未能與族人保持聯繫，資料無法取得；二、旅居海外，散居各地，有部分不知去向；三、部分旅居海外者，雖有抄錄總牌以供忌日或春秋祭拜，但亦僅記載名諱及忌日，未列出其生卒及子嗣，所以無法辨識為誰之子，誰之父；四、曆中原供奉之神主牌有部分於民國38至40年間，因軍中缺乏柴火而被駐軍充作柴火燒去，資料全毀；五、最為人難以理解者，即是有些許人士執迷迷信，不肯輕易去碰觸神主牌，更遑論是開啓神主牌及抄錄，唯恐觸犯先靈招來災禍，無論如何開導勸說，就是無法接納，以上數點即是族譜資料無法完整之原由，希望假以時日祖靈顯赫，使族譜之呈現更為完整。

修譜的工作，應以史實為依據，一份史料說一份話，遇有未定之問題，應加以存疑求證，留待爾後繼續查證或留予後修者繼續探究發掘新史料再加以處理，切莫妄加猜測或擅自下定論修改，我們應以恭謹審慎的心對待自己族系源流之史料，秉持著科



學的態度，實事求是，凡與族系有關之史料，即使是片紙隻字亦應善加保存，以待查證利用，未經查證或與原始資料有異議、與史實不符者，應慎加處理，不能輕易作決擇，避免誤導來者。

修譜之事例有定規，應慎重為之，凡措辭用字必慎思而後落筆，否則恐將造成對逝者之不敬，對生者造成困擾與傷害，譜圖所載，敘實事也，紀行次齒序、生卒墓葬、婚配及子女婚嫁。上世之男稱公，書名諱、字，號；上世女配偶稱妣、妾稱庶妣、小妣；繼娶者稱繼妣、後妣。現存者男書名書字書號，配偶稱配或娶，妾稱側室或小妾，繼娶者稱繼室、繼娶；已嫁女則云適，書夫家之社里及某氏之子及姓名，以俾後世子孫按圖索尋，以繫親誼。然現代未婚嫁者僅書名，餘概不書，留待日後填載也，男子20歲以下而亡皆稱殤，20歲以上皆繫名立傳，書早逝，60歲以下曰得年，60歲以上曰享年或壽，夫婦合墳曰合，子孫媳從祖考妣者曰附，遷葬曰改，生卒年月日葬所無紀者曰失傳或失記，嫡庶不得溷淆，子女必書所自出，若妻妾不幸而改適者，不書，有子女者則書改出，繼嗣為立後也，於本生父外下書第幾子過繼或出嗣於某人，於繼承父名下書某人第幾子承繼（祧）或來嗣。例以長子、獨子出繼、出嗣，出繼外姓者必書，庶將來有所考也，流落或旅居在外未能詳其實者，則書流外未詳，俾異日子孫歸宗稽查續譜，現世之人無論功過如何，概不立傳，誠謂尚未蓋棺論定也，生之年未見其後者或未詳其實者，概不書，焉知其後生矣！卒後無後曰無傳，有女而無子者曰無嗣，不曰無傳，而今之世，民法重訂，女亦可續其血脈矣，修譜措辭用字僅略述概要，無法盡敘，尚祈閱者見諒。

修譜費時多年，仍然無法完整彙編，實因本家族自允、宜兩代即陸續南渡謀生，超良兩輩更加結夥遠走星、印經商漁牧，雖然每代都有人歸里，但滯留未歸者，隨著人數日多，年代久遠而遞增，所以欲使家譜完整呈現，非親自深入星、印諸島，探訪血緣之親，實難完成修譜之事。為此特地數度南行到星洲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雅加達、實叻班讓（石碼丁宜）及峇眼等地、拜訪諸親人及探尋先人曾開拓過之疆域，承蒙諸親人之逐一引見，資料便似雪球般的滾來，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外收穫，正當家叔設法探訪諸曾叔祖支系之下落時，適有友人亦受人之託前來聯繫，詳詢之下，竟為失去聯絡數十年之久的曾叔祖後裔，佩珍姑婆及卓然叔祖，可惜佩珍姑婆未能得見即鶯鶯西歸去了，甚是遺憾，所幸家譜部分總算完成，但族譜部分，由於人數眾多且分散甚廣，一時尚無法索羅齊全，現正逐步聯繫收集之，期待一部完整之族譜能早日刊行。

從事族系資料之收集整理及族譜之修編，歷經一、二十年之歲月，其間常為某一支系因「名」、「字」、「號」之使用有異，一時無法確定如何銜接而陷入瓶頸，但冥冥之中常有股感覺提示，或是正苦於某些資料無從查考時亦偶爾有所顯現，此正是所謂與先人之「心」、「靈」相通，相信只要我們有心，修譜的資料都會逐步呈現，讓修譜的工作當會更臻完美。